



枫叶文丛

陆华作品自选集·上册

柳家楼纪事



哈尔滨出版社

柳家楼纪事

哈尔滨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颜楠
文丛主编:尹秀华
封面设计:程静宜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陆苇作品自选集(上册·柳家楼纪事) - 哈尔滨:哈尔滨出版社,
2001.12

(枫叶文丛)

ISBN 7-80639-515-6

I. 陆… II. 陆… III. 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1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277228 号

陆苇作品自选集(上册·柳家楼纪事)

出版:哈尔滨出版社(哈尔滨·南岗区)

发行:哈尔滨出版社

印刷:伊春日报社出版发行公司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2 印张 300 千字

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 册

ISBN 7-80639-515-6/I·157 本册定价:21.00 元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做人不可不风流·····	1
雾芙蓉·····	32
柳家楼纪事·····	62
小镇二月雪·····	92
有朋自远方来·····	127
荒村人杰·····	157
江洲烟雨·····	189
碧绿的柳林河·····	223

短篇小说

协 议·····	266
准 备·····	274
布谷声声唱·····	279
小 阳·····	285
放牛记·····	288

2 目 录

高高的江堤·····	293
大窝子渡口·····	300
送 书·····	311
桃花红艳艳·····	314
阿土这孩子·····	319
夏苗和秋穗·····	328
菱 子·····	338
小水进城·····	345
张 炜·····	355
巧捉残敌·····	358
 知识童话	
柱柱和他的鸽子·····	366
海燕报仇·····	369
 后 记 ·····	 372

做人不可不风流

乡村被城市和集镇的人称为乡下；乡下和集镇的人称城市为城里；城里和乡下的人称集镇为镇上。镇上，镇上，从字面上看镇为上；何况镇上虽不如乡下幽静，也不如城里繁华，但热闹而不拥挤，昌盛而不嘈杂；“现代”得不奢糜，朴实得不土气。真是个好地方！刘明鉴曾用一句话把镇上人品评得恰如其分：他们睬的是乡下，望的是城里，手呢，在两边晃荡。

若说镇上人真这么刁滑，那么刘明鉴自己如何呢？要是说他狗儿屁猫儿屁，那可实在冤哉枉也。别看他住在镇上当年的汉奸张雪庐家的楼院里，就以为他利用房管所所长职权，享受了伪自治会会长享受过的古色古香；住进这门里时，他还不过十七岁！不仅如此，正由于他是房管所所长，这楼里的另两户人家才跟着倒了霉，房管所的油漆工已有二十来年没照应过这里的色彩了。

刘明鉴供职的单位在燕子矶镇一条不起眼的巷子里。这条巷子的名称也委实够呛，竟叫陋巷。然而正如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从这个外观并不宏伟的单位出来的人，却又十分的惹人注目。一般职工都吃得开，身为一所之长的刘明鉴，想来还不更该为人不敢小

看！恐怕不仅不会小看他，连他的儿子、女儿也会沾了仙气，成为不被小看的人的。

刘所长的公子叫百民，是苍翠环抱中的燕子矶中学的教师；千金叫艾玲，是一家工厂的厂长助理。百民二十五岁，两年前从师范学院毕业；艾玲二十一岁，三年前高中毕业。论长相、风度，刘所长的这一儿一女，实在没什么可挑剔的：百民中等个儿，满身儒雅气，虽不近视，鼻梁上却始终架副宽边变色镜，走路时步子迈得适当，即显出稳重，更显出潇洒；艾玲苗条虽说不够，但丰满得迷人，一颦一笑，均有分寸，因此总给人端庄的感觉。按理刘所长对这两个孩子应该满意，可是他不，却常常这样骂他们：“绣花枕套，一肚子稻草！”好在骂者与被骂者都不打算较量出个雌雄，因而家里也就从未掀起过风波。

但是今天不对劲。艾玲提出要求，哥哥刚表示过支持，老子就挂下了脸：

“有这样做交易的吗？乡下人一精就过份了；城里那位也太小看我们镇上人了！”

艾玲所在的江中化妆品厂，是与燕子矶一江之隔的八卦洲上的一家乡办企业。这个厂生产的江雪牌珍珠霜，论质量不比“娇娇”、“阿美”等走俏货差，奈因厂名不响，推销起来却很吃力。最近该厂厂长陈昌群为了扩大产品市场，带着艾玲硬着头皮去城里找了很有知名度的华新贸易公司经理，想跟他们建立供销关系。开始时彼此的话说得都不很流畅，家常扯起来以后，谈兴才都变得浓厚了。这位经理姓桑，名瑞，大约四十五、六。他说他的舅太爷在燕子矶渡口工作，要调房子已申请了好几年，可至今还是八字没一撇，因此想请刘助理帮个忙，代他在她父亲面前讨个情，照顾照顾他的舅太爷。艾玲受宠若惊，认为人家这是看得起自己，不禁喜形于色地立即答应了下来，并表示问题不大。陈厂长抓住战机，马上插上来说：“小刘，你可要注意哟，厂里的事今天即使谈不成，你这

忙可也要一帮到底呀！”艾玲心领神会，紧接着就说：“生意不成人情在，来日方长嘛！帮桑经理亲戚的忙是另一码事，我既松了口，就不做半吊子事！”桑经理很有兴味地望着艾玲，像在思索什么，好一会才拿起“江雪”的样品说：“先进二十箱试试，你们看怎样？效益好，再订个正式合同。”终于撬开了门缝！陈厂长大喜过望，说：“能理解。顾客才是产品质量最权威的检验员嘛！”告别时，刘艾玲又跟桑经理说了一次他亲戚调房的事：“我们心里有数，这事会让你满意的。”

然而父亲不给女儿面子，也不给儿子高中的同学陈昌群面子！这叫泻肚的遇上了不空坑，不由你不自己兜着走了。“爸，这种后门又不是为了我和陈厂长，是为了全厂七、八十号职工啊！谈大点，是为了扶持乡办企业啊！”艾玲想再强调一下自己的理由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让那位桑经理考虑这些呢？”父亲反诘。

百民丢下报纸，望着妹妹：“既然爸爸不同意，就算了，何必强人所难。你跟桑经理好好解释一下。其实人家也未必有两相交换的意思。”

艾玲不了解哥哥已有了新招，这话是以退为进的烟幕，意在麻痹父亲，所以固执地又说：“爸，你这做父亲的就这么关心自己的女儿？我的条件比谁差？人家分配我到煤球场，分明是藐视你，你却连一句话也不说，现在我自谋了职业，你又仍然不支持！”

百民见妹妹委屈得要哭了，赶忙劝道：“解决房子又不是找一块砖头，哪能十天半月就成功！你们的‘江雪’质量过硬，销路好，不给那位桑经理，他还会粘着你耍哩！哪个生意人不以赚钱为本！况且……”

“不要‘况且’了！”艾玲神经质地叫起来，“我下午就过江，辞职！让爸爸养着我！”

刘所长愕然望着女儿：“凭我现在的薪水和奖金收入，养得起你！”说完愠怒地走出门，下楼去了。

百民这才显得轻松一些，走到妹妹跟前，递上自己的手帕说：“你呀！爸爸是正统派，你让他搞这明显的不正之风，他能肯吗？我已有了新办法，你就安心地当你的助理好了！快，把眼泪擦擦。”

“你有什么高招？”艾玲擦罢眼泪，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做调配科周科长的工作！爸爸最信任他，给他的权限很大，甚至可以先斩后奏！——我的意思你明白吗？”

“哦，瞒天过海！”艾玲恍然大悟，“怪不得刚才尽听你唱高调哩！真刁滑！”

“哪能因为爸爸是镇上刁滑圈外的人，我们就不对他刁滑！这是生存和发展的需要！当然，这是以不伤害他为前提的。其实我们这也不能算是刁滑，只是在竞争意识支配下讲点策略而已。”

“可是，周科长如果也不开这个后门怎么办？”

“我是谁的儿子？你是谁的女儿？昌群是谁的同学、谁的上司？渡口那个姓何的是谁的舅太爷？这谁又是谁急需拉上关系的人？如此等等，他周科长会不考虑？爸爸不是不食人间烟火，而是属于保守行列，对改革开放根本不理解！我们不能要他理解要执行、不理解也要执行嘛！”

妹妹吃吃地笑了，心想：这个家伙真鬼，难怪小苔给他迷住，那么狂热地追求他！

小苔姓何。刘艾玲之所以认为她了不起了不起，一是她是哥哥大学的同学，正做《石城晚报》记者，照相机一挎，到哪都吃得开，二是她老子是栖霞区区长，管着整整一片东郊和北郊，她能到处沾光，三是城里小有名气的舒乐村酒吧是她的表姐程娟开的，靠着这位表姐，她的吃穿哪会不锦上添花！——这么说来，艾玲的心灵与她的外表不是很不相契了吗？但毫无办法，事实就是这样，连她的兄长也想不出主意修改她这一缺憾。何小苔的确爱着百民，但百民只跟她敷衍，高低不承认他是她的未婚夫。钓鱼的不急，背篓的倒沉

不住气了，今天艾玲终于为这嚷了起来：

“你做什么傲！小苔哪点配不上你？别挑花眼，让母夜叉掐了！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她下次再找你，你不好意思表态，我代你表。啊？”

“你少管闲事！有空再给周科长打个电话，叫他千万别误了晚宴！为别人着想，也得想在点子上！”

艾玲自认晦气，真的去拨电话了。刚来不久的陈昌群坐在沙发里，对百民笑道：

“艾玲的话也有一定道理。只是不知道你爱不爱何小苔。如果也有感情，是该落实了。伯父、伯母都近六十，恐怕也盼着抱孙子了。”

“我活着，既为别人，又不全为别人；恋爱、婚姻这种事，就只为自己。小苔很漂亮，但追求时髦，我不欣赏；她很热情，但用得过度，我犯忌；她的工作很理想，但盛气凌人，我吃不消。所以我跟她若即若离，她不来找我，我决不去找她；干脆说，至少现在，我还没十分爱她，虽然她是值得一般人爱的。”

这就是说，他刘百民不是一般人。不是一般人的刘百民，马上就要面临考验了：那位何小苔顺着楼梯正拾级而上。

门开了。百民讶然，不过很快回过神来，虽站着没动，脸上却漾出笑意，并且以点头对来客做了某种表示，还郑重地把来客介绍给他的老同学，又把老同学介绍给了来客。气氛于是变得热烈；艾玲从内屋回来后，热烈升温，成了热闹。

晚宴在春江酒楼的雅座里进行。灯不灿烂，佳肴借助柔光却愈显多姿。碰杯吧：咥！划拳不文雅，这伙人自始至终没有进行，只是谐语迭出。主题仅在很简洁的话中便完成了。这结果，觉得在意料之中的人不无得意，感到出乎意外的人，压抑不住爆出了惊喜。总之，这时的人间十分可爱，世界也跟着变得十分美好！

就在这天晚上十一时整，桑经理接到刘助理的电话，他的喜悦

又于半小时后,通过传呼电话感染了燕子矶渡口那位何姓师傅。何姓师傅于是叫起老婆,让她煎蛋、炒花生,供他下酒。“姐夫说的,我们要配合。我打算明天就买五十块钱东西给人家送去。”他说。

“花五十块钱倒是不多,不过能买什么像样的东西呢?人家抽烟,一条好些的就要几大十块……”

“倒也是,那就花一百吧。”

“这还差不多。唉,社会就兴这风,还说廉政哩,天晓得!”

这位何姓师傅急着换大些的房子,是不是贪欲膨胀呢,不是,三个人与七个平方米这个比例无论如何算不得正常。但是话说回来,房管所一直没给他调,也完全不是有意跟他过不去,实在是还有比他更难熬的户头。刘所长不熟悉他家,也从没听下面有谁为他家呼吁,说他家已到了非换不可的地步;这次反对女儿的要求,也仍然不知道说的就是他家。可是奇怪的事情却在第二天发生了。他一家正在吃午饭,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背着个大挎包忽然闯进门来,问这里是不是刘所长家。刘所长连忙起身回答是。不速之客一听,连忙笑容可掬地说:

“我姐夫让我来看看你老人家的。带点东西,不成敬意。”

刘所长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,问:“你从哪来?你姐夫是谁?他要你谢我什么?”

何师傅说:“你们不是答应半个月內帮我调房子吗?我姐夫就是城里华新贸易公司姓桑的经理呀!”

刘所长一怔,不由得盯住了儿子:“这是怎么回事?艾玲搞的名堂你知不知道?”

“不知道。”百民心里早叫苦不迭,但这时也只好装作若无其事。“要不要打个电话到乡下问问她?”

刘所长摇摇头,转脸客气地对来客说:“好,你把东西放这儿,我给你写张条;无功不受禄,待弄清是谁帮了你忙,我再把东西转

给他。”

何师傅连说“好”，但声明不要收条，不过最后还是把一张收据带走了。

刘所长气色不好，送走客人后，只吃了几口饭就倒进沙发闭上了眼睛。百民望着父亲这不悦的样子，心里分外不好受。他估计妹妹没跟桑经理把情况讲清楚，甚至碍于面子，连跟父亲的矛盾都没有透露，以致于造成误会，出现了刚才的尴尬。这可是弄巧成拙了！更糟的是，那位周科长还将受到连累。父亲是个耿直的人，只要认定什么，在一般情况下，是不会轻易改变观点的，这回收回对周的信任，完全有可能！为了周科长不被重责，同时为了试探事情糟糕的程度，百民决定向父亲坦白。他端张兀凳坐到父亲身边，对父亲说：

“爸爸，这件事怪我，是我引起的。”

父亲很诧异，一下坐了起来：“是你引起的？”等儿子讲完过程，他沉痛地喟叹一声，道：“荒唐！荒唐！周科长是喝昏了头！何小苔是记者，也跟着瞎哄！这下好了，看你们怎么收场！”

“就是为了图个好的收场，我才主动坦白，向你求救的。爸爸，你就原谅了我们这一次吧！我都二十五岁了，艾玲也已二十一了，哪能不顾个尊严！”说到这里，他磨过脸，乞求母亲说：“妈，你也帮我们向爸爸求个情吧！”

母亲叹口气，慈祥地说：“你们也太大胆了！这种事怎好瞒着爸爸干呢！你爸爸大小是个头头，有一步走岔了，要引出很多麻烦的。你们要他支持你们，你们这是支持他吗？这个情我还真不好说哩。不过哩，明鉴啊，你也别气，他们毕竟都还没成亲，是孩子，犯得着跟他们怄气吗？其实说来说去，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不好解决的，依我看，这事就由周科长问到底算了，彻底给人家做次人，这样人家议论起来，也议论不到你头上，还落得个四面八方看笑脸。你看呢，他爸？”

刘所长低着头,不作声。百民抢过话头又说:“这些礼品由我交给周科长,你就当不知道这事。爸爸,你说行不行?”

“行!”父亲突然怒气冲冲地说,“我是三岁的孩子,何区长也是三岁的孩子?”

百民和他妈一下子都胡涂了:这跟小苔的爸爸有什么关系?

“人的晚节是那么好保的吗?”老头子说了这一句,留下一屋子迷惑,去他的陋巷了。

就要退休的母亲,望着儿子笑笑,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。

何小苔把江中化妆品厂与桑经理的关系一股脑儿说给爸爸,是完全可以预料的。这不是品质使然,而是感情使然。父女于路灯下漫步,想到什么说什么,这不是很必然的事么?刘明鉴产生那么个顾虑,正是想到了这个必然。

“那位周科长的做法是不合适的,看样子行不通。你可以让‘江中’厂在桑经理那边做做工作。‘江雪’质量不错,应该有销路,问题是要让人家订货。你也可以去找一下你表姐,她好像说过她认识‘华新’的一位经理。”

小苔觉得爸爸的话是条路子,一回城里就去了舒乐村酒吧。

彩色的光旋得人心旌摇荡;歌唱得甜,更给人平添了舒适安乐的情趣。有几对年轻人正优雅地偎着,一面轻移舞步,一面浅笑着絮语。

在一间布置得很合乎新潮的卧室里,小苔见到了她的表姐程娟。程娟三十岁光景,虽不著华服,但那瓜子型长脸、白皙细腻的皮肤、微胖的身材,却无不给人高贵大方的感觉。这位少妇离婚了,但她似乎过得并不寂寞,两眸不仅水灵,而且甜得极富魅力。她笑出两个酒窝,问:

“无事不登三宝殿,表妹有什么事,请尽管吩咐。”

小苔按她的叙述方式,把她此行的目的说完以后,笑了:“你若

不认识桑君，也不认识其他经理，就当我一句话没说，陪我到大厅喝一杯酸奶了事。”

岂料程娟愣着，眼眶也湿了。这是小苔始料不及的。她认定表姐认识的正是姓桑的，并跟他有一段不寻常的瓜葛：真糟，我触疼了她的伤疤！她因此有些内疚，讪讪地道：“表姐，是我给你带来的不愉快，是吗？”

“那家伙是个流氓！”程娟愤愤地说，“我上过他的当，被他耽误了一年之久！”

“你与他怎么认识的？”

说起跟姓桑的认识和交往，程娟实在难以启齿，只能后悔自己为人处事太轻率。一次在龙门舞厅，她受一个气质很帅的中年人的邀请，陪他跳了舞。当天夜里就在这个房间，她便睡进了他壮实的拥抱，呼吸了他浓烈的蜜语。之后他常来，并不断带来跟妻子离婚的新的动态。可是直到一年后的早两个星期，她才从一个熟人处获知，他根本没跟妻子闹离婚；实在是不敢，他的妻子是市税务局一位副局长的女儿。当时她惊得差点晕过去，直到一周前人还昏昏沉沉的。“我本想不再见他，现在既然一个乡办企业向我求援，我就再见见也无妨；单让他利用我，这太不公平了，何况我利用他，不是为自己，更不是肮脏交易！”

“表姐，你考虑好了再说，不要勉强，更不能义气用事，不择手段。”

程娟沉吟了会，仍以为自己的话没错，便说：“一周后你来电，我会给你好消息的！记住，你是记者，事办成后，千万不能拿人家一分钱好处；缺钱用，向我要，我的钱是合法赚的，不会玷污你。”

小苔很感动，拉过表姐细嫩的手，紧紧贴在自己的脸上。

再说周科长。那天晚上从春江酒楼回到家，他把十瓶珍珠霜往老婆面前一放，喷着酒气说：“外快，请娘子试用。”老婆一看商标，嘴撇出八丈远：

“什么玩艺！乡下能造出像样的货色？拿走！呃，别往旮旯里丢，既拿来了，就当处理品用吧；丢掉了，白便宜别人。”

第二天下午一上班，他就被所长叫了去。所长跟往常一样，和颜悦色地等他坐下后，才开口道：

“听说一个在渡口工作的姓何的人家，住房很困难，想调房子，你答应了。有这事吗？”

周君脑子里一炸，眼前仿佛真有了硝烟，看什么都不很真切了。神志甫定，脸紫了，说：“是，是有这么回事，我正要向你汇报哩。”

刘所长见他过于紧张，也不安了：“我问得太突然了，你别介意。其实你是有权决定一些事的，只要动机对头，合乎政策。不过这次的事嘛，因为牵涉到我的孩子，有些特殊，所以我不得不拆你的台。这既是为了教训我的孩子，也为了提醒你。你千万别误会，这与我对你才干和工作精神的一贯看法没有关系，你不必背思想包袱。”

“我接受你的批评，一定尽快把这事向有关当事人解释清楚。”年轻的科长虽在电扇力所能及的范围，脸上还是爬满了肥嘟嘟的汗珠。

“下班后到我家去一下，”所长说，“姓何的同志给你送了一条阿诗玛香烟，还有四盒人参蜂皇浆，你把它拿了还人家去。”

“好的。嘿，真是讨厌，我根本不熟悉他家，谁让他送东西的！”

“我说过，我们镇上人，是踩着乡下朝城里望，手在两边捞。这回是城里人——那位桑经理给你的好处，他让何某送的。”

妈呀，老头子怎么把什么都摸得棱是棱角是角的，莫非他有特异功能？……下班后，他到所长家拿东西，一见百民就大诉其苦，可百民不等他说完，就笑着说：

“是我向爸爸坦白的。你不来，我也会找你赔礼道歉的。事情吹了，艾玲回来又要闹了。我正想新的点子哩。”

“所长原则性强,我以后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这次只好请你体谅了!”周科长怕得什么似的,说罢拎起东西就出了门。

走马灯一般,周科长刚走,艾玲兴匆匆从八卦洲回来了。然而她受到兜头一盆冷水,愣坐了好几分钟才站起身:

“爸爸这个人,也太绝情了!大义灭亲是对敌人或坏人而言,他却用在自己女儿的身上!”

百民说:“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!应付那位桑经理,我又有了良方——祖传秘方!”

妹妹大惑不解:“祖传秘方?爸爸那一套只能应付红头文件,现在这事灵活性大哩,全在姓桑的高兴不高兴、一句话。”

“爸爸的绝招是:哄人!打死人偿命,哄死人不偿命。你看陋巷那一班子,谁不服他?爸爸高明就高明在以表扬为主。我们就不能让小苔出面,去捧一下姓桑的?他纵使不怕坏的舆论,难道好的舆论他也决不买账?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?讲详细点。”

“让小苔来个专访,就说桑经理如何如何既考虑经济效益,又考虑社会效益,大力支持乡办企业,又如何如何不以权谋私,见钱不眼红,见物不伸手……”

艾玲嗔怒道:“你想拿小苔当猴子耍?小苔真算是猴子,报社领导和桑经理可不是猴子!”

“你不信?我会让你大开眼界的!在乡下呆久了,你脑子都要长老人斑了!”

桑经理这会儿耳朵发热,还连着打了两个喷嚏。办公室里空调设备,他似乎不会感冒;实在是念他的人太多。——这当然只是一种俗说。不过你听,电话铃这会儿当真又响了,两个礼拜没联系了的程娟,又向他送来了动听的亲密。“好,”他说,“晚上一定践约!我也想你了!不,不,决不是故意冷落,真的……”瞧他说的,

多像个痴情郎。实际上就在这时，一个对他眉来眼去的女青年正坐在他旁边的豪华型沙发里。“别吃醋，这是个老关系，不应付着不行；有了你，我哪会再想她！你见了，是她主动来约我的，可不是我先找她的。”

女孩子二十二、三岁，长得很俊气。听了经理的话，她嫣然一笑：“她在哪儿工作？”

“个体户，一个很有钱的女老板。你去过舒乐村酒吧没有？那就是她开的。”

“哦，那女人是个冷脸，样子比女警察还正经，怎么也干这事？”

“冷美人嘛！人生哪个不风流！你呀，孩子气！”说罢一阵笑，把女孩子搂住了。正吻得销魂，电话铃突然又响起来。“喂，”他只得暂时割爱，走过去拿起听筒，“啊，请讲。”下面向他汇报，说“江雪”推销情况很好，库存已空，希望进货。“真有这事？不会搞错吧？那好，我马上让小朱通知厂家送货。”

回到沙发上，他又搂着女孩子说：“你又听到了吧？‘江雪’要进货。不过，你别急着通知厂家；什么时候通知，等我话。办事去吧，我的朱小姐！明晚你到我家去，我有更好的纪念品给你。”

朱小姐刚出门，他翻开名片簿，拿起话筒，拨起一个号码：“江中化妆品厂吗？……”

晚上，这位桑大经理衣冠楚楚地进了灯红酒绿的“舒乐村”，又与程娟坐到了一起。大诉一番相思之苦后，他不无感慨地笑道：

“多亏你能理解我，否则我真要憋死了。那女人显然贪恋我的地位和才干，就要签字了，却突然提出一个我根本无法办到的要求。嘿！”

程娟没笑，像观赏戏台上的小丑一样观赏着这个家伙。

“你不开心，我十分抱歉。”桑瑞接着说，“我的事一拖再拖，这不可能不影响你的情绪。但是我也只能空请你原谅。”

“没事的。”程娟出奇的冷静，“我总不该逼你吧。你说你忙，在